

## 华为与恒大可以相提并论吗？

——阿W

2019年中美科技战开打之际，任正非曾通过媒体公开表示，华为不惧美国高端芯片制裁，美国的制裁反而让海思芯片从备份身份一夜转正。方舟子随后引用销售业绩数据进行论证，认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。

同样在2019年，任正非还表示华为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上下游生态建设，并设立了数百亿规模的相关技术与基础研究基金，欢迎相关从业者申请。众所周知，高频电磁仿真软件是通信设备设计制造业的基础工具，长期由 Ansys HFSS、CST、Feko 三大供应商垄断，国内一直没有成熟替代产品。2016至2018年间，我们利用 open resources 开发了高频电磁仿真软件 EML beta。2019年听闻华为开放资金支持上下游生态建设后，我专程前往申请。当时华为刚从深圳坂田搬迁至东莞松山湖中心，天馈部门徐挺威接待并表示会向上汇报。一周后的反馈是，如有相关合作需求会主动联系。由此不免产生疑问：连行业内至关重要的基础工具开发都未获得支持，所谓数百亿开放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的说法是否真实？如果今天要验证这一说法，只需观察华为天馈部门是否已经使用国产软件，还是仍然依赖 Ansys HFSS、CST、Feko。

众所周知，在中美科技战爆发之前，盗版软件长期泛滥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业软件，在淘宝上25元即可购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投资国产工业软件几乎没有商业回报空间。中美科技战爆发后，政府开始每年投入数百亿推动工业软件自主化，2020年短时间内催生出数百家工业软件公司。疫情之后财政收紧，行业迅速降温，许多跟风成立的公司陷入停滞。正当工业软件自主化进入退潮阶段时，深圳泊松与深圳云泊两家公司（均注册于2023年之后）却迅速出现，并被称为“大国铸魂工程”的代表项目。业内普遍流传的说法是，工业软件自主化已由华为主导推进。

去年夏天，我注意到一家英国猎头公司以高薪招聘算法专家，于是投递了简历。随后发现招聘单位为深圳云泊，而联系与面试人员均来自华为体系。评估结果认为我未达到其专家标准。此后，华为驻欧洲的所谓海外专家联络人仍安排我与云泊CEO进行了一次在线交流。在交流中，云泊提出了其当前急需解决的业务挑战。我分析后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复杂，并在微信中询问：若半年内解决该挑战，是否可以按照公开专家待遇入职，对方明确回复“可以的”。

虽然我在几何网格剖分算法方面经验有限，但其提出的汽车工业急需的四边形占优网格剖分算法，在暂不考虑计算速度的前提下，实现几何达标并不困难。我当然清楚微信中的“可以的”并不具备合同效力，但侧面了解到该方向在所谓“大国人才超市”中仍属空缺，因此决定投入尝试。四个月后，即2025年圣诞前，我的开发进展已经证明掌握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方法，于是预约对方进行评估。然而连续数周始终无法约到相关人员，尽管工作群仍保持活跃。

与深圳云泊长达半年的微信沟通让我逐渐意识到，这家以几何算法为主营方向的公司，其技术负责人对算法本身缺乏理解，也缺乏深入技术交流的兴趣。正当我因数月投入未获任何回报而感到失落时，从朋友圈看到云泊CEO本人发布的消息，其已离职。随后经公司员工确认，CEO确已离开，公司正处于裁撤或合并阶段。

一家成立于2023年7月、尚未发布测试版软件的公司，为什么能够领衔工业软件自主化的铸魂工程？官网宣称已建立欧洲、俄罗斯、深圳、北京、上海、成都多个研发中心，其必要性何在？我曾在官网提交软件测试申请，系统却提示“联系事宜不能为空”，而申请表中并无该栏目。多次尝试无

果后只能通过邮件联系，对方仅回复“很抱歉公司主页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”，此后再未获得关于测试申请的实质性回应。

2019年至今，两次经历均与华为相关。这使我逐渐意识到，这或许并非偶然。深圳云泊与深圳泊松两家公司，在工业软件同行中普遍被视为华为系企业，云泊CEO金伟荣亦曾在华为任职。华为在高端芯片领域受制于人，高频电磁仿真等基础工具软件亦未实现自主化，在此背景下却大规模进入已经降温的工业软件前后处理器领域，其动机究竟为何？可以理解为从基础重新积累、寻求长期转型；也可以理解为造势行为。

恒大主营房地产，却将大量资源投入足球与歌舞团，而非持续提升房屋品质。足球、歌舞团与样板房一样，承担的是展示实力与增强公众信心的功能。恒大最终暴雷，其信誉随之崩塌。华为在工业软件领域所形成的信誉溢价规模，如今是否正在走向类似的风险？这一问题，值得继续观察。